

繼《分手說愛你》、《傾城之淚》、《被偷走的那五年》後，黃真真帶來最新作品《閨蜜》，一如既往地，電影始終環繞兩性關係展開。閨蜜這個詞語，香港人很少用，總是用「friend」、「老友」等字眼輕輕帶過，其實女孩與女孩之間，確實有着比情人更深的情誼。

黃真真也是如此，戲裡戲外都很真，拍戲時與演員打成一片，如閨蜜般分享秘密，現實生活裡，她也有一群認識很久的閨蜜，每次見面總會講下八卦事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服裝：agnès b.



真女子 黃真真

對於兩性，黃真真總有細微的觀察，從第一部電影《女人那話兒》開始，她每次都挖出一些看似平常，實則很破格、很難訴諸於口的「現象」。拍攝《女人那話兒》時，她採訪了八十多個女人，發現女人是「很古怪的動物」，非常多變，有時斯文高貴，有時瘋瘋癲癲，有時風騷，有時又很婆媽。「我當時就想，如果拍一部關於幾個女人的友情的電影，應該會很精彩。」

電影便以陳意涵、楊子珊、薛凱琪三個性格各異的女生，畢業後住在一起為開端，講她們的感情生活，彼此親密卻又帶着女人善妒的本性，互相傷害，互相安慰。電影的設定很容易讓人想起這兩年非常火的青春片《小時代》，但黃真真忍不住說，「怎麼可以拿我的片和《小時代》比！」

確實，《閨蜜》所描述的女生情感，很真實，彷彿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。

兩性話題道不完

讀女校出身，黃真真個性大喇喇，訪問時不像其他人那樣正襟危坐，總是很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想法。「我的閨蜜都是小學認識的，一起成長，第一次月經、買胸圍、溝仔、第一次飲酒，全部都和她們一起做。」後來到紐約讀書，閨蜜們跑來找她，一起去博物館、聽Concert、睇百老匯演出。

一起長大，往後未必能夠經常見面，但出事時總會第一個出現。題材看似普通，但原來很少人拍過，「以女生情誼為主的戲，我只知道泰國的《陽光姐妹淘》，整個亞洲只有一齣，類似的書也幾乎沒有。」每次拍戲總會做調查的黃真真，拍心口講。

電影當然少不了愛情線，這才促成女生之間的彼此扶持。「拍兩性電影每次的焦點都不一樣，這次是姐妹情，當中也包括愛情，未來我如果拍一部科幻片，當中也會有情感戲，所以我拍戲很看重情感，但也希望每次都有新鮮感和新的類型。」從一開始就被定位，但她從不介意，「大家覺得我鑽研男女關係，這非常好，因為這是很貼身的問題，是我們每天生活都會面對的事。而且男女之事無窮無盡，幾個世紀以來都說着一樣的事，專欄、書本來來去去都寫這些，沒完沒了。可能到我死那天，還是沒法完全看透女人或男人。」說完，忍不住大笑起來。

對於黃真真的戲，觀眾褒貶不一，但不得不說，從紀錄片《女人那話兒》到《被偷走的那五年》這十多年，黃真真的戲路愈來愈廣，觀眾也愈來愈多。「其實啊，《女人那話兒》的題材也很大眾，只是那時沒有渠道在內地放映，又沒有明星，所以才沒有票房。我一直都拍很大眾的題材，只是我以前的片子比較火爆，但人會成熟，如今我拍片，就像一瓶紅酒，放久了會更好。」更加細膩，對人際關係更加豁達，黃真真覺得自己的視野更大更廣。



風險愈大愈喜歡

拍戲有酸有甜，但黃真真始終對自己說，拍戲就是要快樂。「我每次開戲都很Passionate，而且戲必須是有意義的，對觀眾有啟發的。」想拍才拍，不妥協，是黃真真的堅持。「你想想，連字幕我也要對，為甚麼要這樣？因為我不想以後在戲院裡後悔字幕錯了，我當它是我的孩子。」

黃真真常說最緊要型。訪問時她穿了一條黑長裙，臉上妝容精緻，身邊的助手更拖着行李，乍一看，儼如一個大明星。實際上，黃真真學演戲出身，曾在電台繞了一圈，後來才踏入電影圈。她很清楚自己適合甚麼，「拍戲風險係好大，但適合我啊。我怕悶，又喜歡冒險，風險愈大我愈覺得過癮，愈覺得活在當下。哇，我每天過得多精彩，又跌又起，我想出太陽，偏偏就下雨，我覺得我活得很豐富，但如果要我打一份朝九晚五的工，有人可能覺得穩定、輕鬆，不會有太大的壓力，因為冒險是很緊張的，但我的性格就是喜歡冒險。」

曾經，她為了拍電影而到處借錢，負債了躲在廁所裡哭，問自己為甚麼那麼笨，把自己搞成這樣。「但問完之後，又再問自己如果現在宣佈破產還可以做甚麼？想到這裡就覺得很傷心，我可以做甚麼，好像拍電影才是最開心的事。那就再搏多一次吧，不要再想了。」狂喜而大笑，傷心而痛哭，七

情上面，如果黃真真做戲，也絕對是好演員。

她形容自己洗濕了頭，不得不拍下去。「如果出去打份工，心有不憤，既然生命這麼珍貴，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實現自己的夢想。」大概每個導演都這樣，Enjoy做一個創造者，可以讓觀眾去笑去哭，「在這一兩個小時裡，那群三語識七的觀眾，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你，如果你的電影又有啟發性的話，這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。」

但對於演戲，她始終有一個情結，畢竟當初的演藝經歷對她後來的拍攝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「當初在演藝學院畢業後，我發現自己好細粒，TVB、香港話劇團、商業電台都話要聘用我，TVB當時想找我做兒童節目主持人，我不肯，在演藝學院讀戲劇，咁有型，為甚麼要做主持？做兒童節目咁，我是藝術家呀。至於話劇團，因為我個子小，經常都是做人家的女兒、妹妹或丫環，坦白說，身形限制了我在舞台劇的發展。然後商業電台，我當時就想反正自己也小，多學一些東西也好，但做了DJ才發現自己並不滿足。」

直到現在，她還是在電影裡尋找滿足感，信念不一樣的投資人，她一定Say no，演員不爽，她下次就不找他拍，一切順心隨意，拍得開心。「我心態很好很正面，很享受現在的生活，每天晚上一定要喝兩杯紅酒，抽支煙，哇，好正。」

這樣的女子，也好正。



影訊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施倩

橫店建新型智慧影視園

有「東方好萊塢」之稱的浙江橫店日前投入100億元建設萬花園、通用機場等重大項目，記者早前從橫店集團獲悉，包含「萬園之園」和「世界園林之王」之稱的圓明園在內的萬花園部分場館已建成，明年或正式對外開放，預計至2020年，年均遊客可達2000萬人次。

橫店影視城是目前全國乃至亞洲最大的影視城。《金枝慾孽》、《投名狀》、《英雄》、《無極》、《木乃伊3》等國內外知名影視劇組都在橫店取景，內地每年生產的古裝戲有約1/3於橫店拍攝。作為國家級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示範基地，據悉，橫店在2015年前將投入100億元，在2016年底前建成以高科技為重點的萬花園、夢上海、春秋戰國、年代戲基地和通用機場等重大項目，建設新型智慧影視主題遊園區。

在早前舉行的「橫店文化和科技融合工作推進會」上，中科院「橫店數字文化實驗基地」、「浙江大學國際設計研究院橫店分院」、「國際人才創新基地」、「港澳戰略研究中心橫店實驗基地」等舉行授牌儀式。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、浙江大學今後將通過技術研究、產品研發、影像製作等先進科學技術的支持來提升橫店文化產品的內涵。

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負責人徐毅介紹，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將以數字內容研究為核心，以橫店文化產業實驗為基地，以橫店萬花園文化產業項目為創新載體，雙方共同推進文化科技融合產品在市場的應用和發展，這也是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與民營企業的首個合作範本。

橫店集團董事長徐文榮說，橫店將在與中科院、浙江大學等國內頂尖科研院校的合作過程中，依托各自優勢，打造橫店數字文化實驗基地，開發集影視文化、科技觀光、文化旅遊、休閒度假等功能於一體的創新型文化產業項目，使得橫店影視文化、科技觀光旅遊與文化休閒度假產業在國內乃至在世界處於領軍地位。

影碟別注

文：亞里安

《風起了》零式兩面睇

從香港上映反應一般來看，除了《風起了》本身未算是宮崎駿水準之作之外，更大的問題是故事取材以「零式」戰機研製過程為主旨，再配上「風起了，我們要努力活下去」的字句，歇後語其實是「振作吧，日本！」。你可說是借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及日本大蕭條時代，向311後的日本加油打氣的同時，卻不自覺觸及二次大戰日軍侵略罪行的歷史傷口。

當然，宮崎駿總算沒有避開這個敏感點，當「零式」戰機最終試飛成功，主角二郎臉上展露的竟非喜悅，而是憂心忡忡的反差表情，畫面上是跟愛妻離別的心痛，也似是理想與現實的殘酷隱喻。二郎當時曾提問過「日本是否受天譴的咒詛懲罰」，事實上，由他主力研發的「零式」戰機，後來在戰場製造多少生靈塗炭，構成前呼後應的自省連繫。

某程度上，二郎亦似是宮崎駿夫子自道的代言角色，尤其是二郎跟意大利飛行家多姆夢裡共醉，而宮崎駿的故事創作，經常以歐洲歷史背景為主，兩者同樣喜歡活在藍天白雲的綠油油大草原上，盡量接近大自然，二郎跟妹妹說「人是需要看多些遠的東西」這句對白，可說是宮崎駿對時下低頭族語重深長的忠告。

至於二郎跟萊穗子的純愛關係，建立出非物質的心靈互動，同屬現實界少見少的純情懷。二人情牽紙飛機一幕簡潔動人，兩次相遇均以飛掉帽子連上感情線，設定有心思，

甚至最後萊穗子病重仍默默支持二郎的矢志不渝，很老生常談，卻沒半點煽情，一切來得順其自然。

不得不提，宮崎駿悉心選用日本著名女唱作人荒井由實1973年舊作《飛機雲》做主題曲，於預告片裡已觸動人心，曲詞意境跟《風起了》屬天作之合，沒錯，當風再起時，不妨讓自己重新起飛再追夢吧！



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迎接黃金時代

由許鞍華導演、李樺編劇的蕭紅傳記電影《黃金時代》獲邀在威尼斯電影節作閉幕放映，並定於十月一日公映。香港書展期間影片的發行公司和香港文學生活館合作，由許鞍華和本地蕭紅研究專家鄭怡教授進行的對談，我有幸陪席，擔任主持。

蕭紅（另有筆名悄吟）是活躍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著名作家，著有《商市街》、《生死場》、《呼蘭河傳》等小說（其中《商市街》是散文小說，甚適合展示蒙太奇，《黃金時代》便把書中若干情節成功化為光影）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病逝香港時，年僅三十一歲。她早慧、感性、深入生活的筆觸、獨特的女性體驗和人文關懷，使「識貨的人」側目仰視。魯迅曾稱許她的筆法既「細緻」又「越軌」，為「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

家」，也有人以之與張愛玲並稱雙璧，故此，由很有改編張愛玲作品經驗的許導拍攝她的電影，大抵最適合不過。

2011年是蕭紅誕生一百周年紀念，間接催生了兩部蕭紅電影，其中一部（就叫做《蕭紅》）去年底已面世，由霍健起執導，宋佳飾演蕭紅。許鞍華這一部慢工出細貨，找來香港人熱愛的湯唯演蕭紅，有人說湯唯太漂亮了，可能影響到蕭紅的呈現，但許鞍華在對談上回應此質疑時說得很妙：「湯唯也不是漂亮到那個地步。」



《黃金時代》的最大特色在於結合蕭紅人生及其作品，拍她的作品同時也拍出了作家的神韻和生活面貌。有別於《蕭紅》那流於俗套的「蕭紅和她的男人們」的敘事架構，《黃金時代》女性角度明顯，把一個既渴望溫暖和愛、追求自由的中國新女性形象活現銀幕。

關於片名，許鞍華證實出於蕭紅旅居日本時寄給蕭軍的一封信。信中提到她忽然領悟到自己因乏寂寞的異鄉客狀態是在「鳥籠過」的黃金時代。「它是反諷的，但同時是說不出的、深刻的正面體悟。」許導說。